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经济观点批判

上海

D143

51

社



2 025 5794 6

60607/55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经济观点批判

吴忠观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观点批判

吴忠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625 字数 54,000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71·49 定价: 0.18元

目 录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2)
伯恩施坦罪恶的一生·····	(12)
批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修正·····	(20)
批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修正·····	(30)
批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的修正·····	(36)
批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修正·····	(47)
批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理论的修正·····	(57)

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同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首领和主要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叛徒。他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修正主义”这个名词就是由此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的组成部分。列宁说过：“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改’更广泛详细得多”^②。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准备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是要对伯恩施坦的经济观点进行深入的批判，就必须先了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19 页。

②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 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本质及其 产生的社会根源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第一个以最完整的形式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来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在“批评自由”的幌子下，在“发展”、“完成”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也就是说，他们“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哲学方面，它是用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用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方面，是用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级利益调和论和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伯恩施坦修正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9页。

主义的目的就是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妥协，从而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所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并不是什么企图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改造的革命理论，而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反科学的反动理论。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的产生是有其客观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的。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倾向时指出：它们“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等影响造成的”，其“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①。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的时期。在此期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积聚和资本集中，而生产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出现。当时，辛迪加、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组织已先后在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部门首先出现。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又加速了垄断组织的广泛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在德、英、美、法等国的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制造以及铁路运输等部门中绝大部分的生产就已经集中在几十个大企业的手里。后来在纺织工业中垄断组织也开始产生。由于生产的集中，银行集中化的过程也在加速进行，十九世纪末期，德国一共只有九个大银行；美、英、法国少数大银行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存款和对工商业资金的供给。在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的基础上

^①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形成了。与此同时，资本输出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也在不断加强。十九世纪末期，资本输出在英国、法国的经济中，已经有了巨大的意义，在德国也开始大量向外输出资本。随着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向外扩张在加速进行，英、法、德等国掠夺了许多庞大的新领土，把它们变为殖民地并迅速地使它们卷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漩涡中。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也发展了。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一八七一年在法国爆发了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指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它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国际工人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西方各国形成，并积聚力量、团结起来，迎接新的革命斗争。除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一八六九年成立外，一八七六年成立美国工人党（第二年改名为社会主义工党）；一八七九年成立法国工人党；一八八二年成立意大利工人党；一八八五年成立比利时工人党；一八八七年成立挪威工党；一八八九年成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八八九年瑞典、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在此期间，俄国和英国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组织。总之，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差不多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有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组织了。工人罢工运动汹涌澎湃，

罢工次数逐年增多，在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年英、法、美三国的罢工次数比一八七八——一八七九年增加4倍；德国工人罢工次数一八九五年达250次，一八九八年达985次，一八九九年增至1,364次。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工人政党的普遍成立使资产阶级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们这时要想从外面来进攻工人运动已经困难重重了。资产阶级凭借他们反革命的政治斗争经验，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于是他们就用垄断组织掠夺来的高额利润的一部分，在工人运动中进行收买，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出一个居于特殊地位的阶层。这些工人运动中的少数上层分子过着比一般工人优裕得多的生活，他们没有失业的威胁，没有贫困和饥饿的痛苦，他们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按其生活方式、工资数量以及整个世界观说来，是完全市侩化了。这一现象最早发生在英国，后来扩及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末期德国也出现了。除了一些收入较多的工人上层分子外，还有一些蜕化变质的工会官僚，工人报刊的记者、编辑，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等等，这些人长期脱离体力劳动和工人群众，由于资产阶级的收买而变为资产阶级的走卒，这样就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工人贵族”。这些人由于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支柱，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办、走狗。他们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基础。

修正主义的出现，还由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大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些大批新的劳动者加入到工人行列中来，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使无产阶级人数空前增长，这当

然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好事。但是这些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新兵”，由于他们原来的阶级地位、生活方式大都深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他们虽然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也倾向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有的人也曾参加过一定的斗争，但是他们原有的阶级意识，传统习惯等等不能在短期内彻底丢掉，而且常常顽强地表现出来。他们最容易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政策所欺骗，容易满足于眼前一些局部利益而忘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所以随着无产阶级队伍中大量“新兵”的增长，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大量渗入到工人队伍及其政党中来。这样就为修正主义思潮提供了广泛传播的市场。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完成，小资产阶级破产后涌入无产阶级队伍的现象非常普遍。据统计，在一八七一年还有 63.9% 的居民住在乡下，靠农业劳动生活，但是到了一八九〇年就只有 53%，在一九一〇年则只有 40%。农业中人口的减少实际上反映了大批的破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修正主义正是凭借这一点而得到传播的。

除了上面这种情况外，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从外部，即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中不断向无产阶级队伍及其政党渗透，因为无产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总是和社会的其他阶级联系着的。小资产阶级由于遭到资产阶级的掠夺和压迫，经常关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希望在这个斗争中谋求自己的利益，同时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也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建立一种联盟关系，所以无产阶级周围经常聚集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必然会对工人运动发生影响，极力诱使工人运动离开革命的道路走上改良的

道路。

与此类似,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会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转入到工人运动中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①“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②如果他们原有的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他们就会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所以这些人往往也就最容易成为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俘虏。在十九世纪末期,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暴露得空前深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入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现象也有所增加。列宁指出:“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斯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③。

统治阶级在策略方面的改变,也是产生修正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资产阶级压迫人民从来是诡计多端的,他们对付人民群众的策略有时候用直接的暴力,有时候用某种改良的方法;有时候施用断然的武力威胁,有时候用甜言蜜语迷惑人心。这两种方法相互交替、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并且在一定时期着重采用其中的一种。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始终采取暴力的方法对付无产阶级。在这时德意志帝国实行军事专制政策;俾斯麦政府在一八七八

①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摘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页。

② 同上书,第374页。

③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年开始实行的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就是这种军事专制政策的集中表现。此时凡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各种组织、出版物和集会完全被禁止了，大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被关进监狱，但是，这种残酷的镇压并没有阻止住工人运动的发展。一八九〇年德国政府迫于革命群众运动的压力，“非常法”被废止了，而继之以所谓“工厂法”的颁布。“工厂法”实施某些改良办法来笼络人心，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这种政策在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极坏反应，就是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思潮。一部分工人和工人代表被资产阶级的一些改良措施所欺骗，引起了某种幻想。于是修正主义分子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实行事实上已经抛弃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政策。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产生和传播，也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性质有关。在巴黎公社以后，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经结束，在东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西欧的无产阶级正在集聚力量，为未来的斗争作积极的准备。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议会的合法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九十年代的工业发展和工人经济斗争的胜利，个别国家工人的工资稍有提高，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幻想，似乎通过议会的合法斗争就能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修正主义分子就是利用这种情况来鼓吹议会民主，把无产阶级对未来革命的准备，说成是放弃革命战斗，把资本主义的暂

^①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6页。

时“和平”发展，说成是资本主义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说：“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养料”^①，当时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的发展，正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得以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原因之一。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也是西欧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内部右倾机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十九世纪末期，在西欧工人运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即反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逆流。这股逆流的代表在英国是费边派，在法国是可能派，在德国最先是拉萨尔派、后来是福尔马尔改良主义。这些机会主义派别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前驱。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正是这些机会主义思潮的继续和发展。费边社成立于一八八四年。费边社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最狂热的崇拜者，他们根本没有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进行任何必要的批判，反而认为只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实行公用事业的公有，就可以“滑进社会主义”。可能派是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主张通过市议会实行逐步改革的政策，并且认为只应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可能实现的要求，才能一步一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拉萨尔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公开鼓吹争取普选权和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和平地、逐步地变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为“自由国家”，并过渡到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又出来公开宣扬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党应该走上谈判协商的道路，并在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来争取政治

^①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2页。

上和经济上的各项改善”。工人运动中的这些机会主义派别，都无例外的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恩格斯说：“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①但是，就当时整个西欧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来说，这些机会主义思潮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特别是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机会主义的批判不可能一劳永逸。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机会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是在“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来复活这些机会主义思想的。

修正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这是因为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德国是处于优先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享有特别崇高的威信。所以，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就特别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伪装自己。由于如此，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敌对的机会主义势力的斗争，在德国就首先采取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式，德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派别就首先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②

由此可见，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就是工人运动内部一小撮为资产阶级所收买的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入工人运动为修正主义提供了广泛的市场；资产阶级策略的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8页。

②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页。

转变使修正主义猖狂了起来；资本主义的相对“和平”发展为修正主义提供了条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由于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享有特别崇高的威信，所以，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在德国就首先以修正主义的面貌出现。

伯恩施坦罪恶的一生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头子,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口号的叛徒。他的一生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一生。

一八五〇年一月六日伯恩施坦出生在一个犹太血统的火车司机的家庭里。十六岁就在柏林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一八七二年春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但是伯恩施坦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在思想上非常赞同当时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并且积极参加了当时杜林分子的宗派活动,和杜林勾结一起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后来他回忆说:“杜林最使我称心的,是他对社会主义中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一八七五年伯恩施坦出席在哥达召开的、为实现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爱森纳赫派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从斗争中求团结的原则,对拉萨尔派作了原则性的让步,伯恩施坦是支持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的代表之一。

一八七八年伯恩施坦离开银行,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者赫希伯格主办的《未来》半月刊工作。这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已经发表,由于震慑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崇高威信,于是伯恩施坦便自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格格不入的。这一

年的十月十九日俾斯麦的所谓“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法”为国会通过，德国工人阶级遭到了容克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他认为这是“我们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条鞭子”。于是他就离开德国，逃到瑞士。一八七九年他和赫希柏格、施拉姆组成所谓“苏黎世三人集团”，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公开提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他们主张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工人阶级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社会民主党不应该象“爱好街垒战的无赖”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这篇文章后，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写了通告信，愤怒地斥责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苏黎世三人集团”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且企图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他们由于恐惧无产阶级革命而宣扬和平地渐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所提出的道路无非是想用微小的改良来可怜地补缀资本主义，并在实际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线，并在组织上把他们驱逐出党。在那篇著名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